

深深的爱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林庚译 江南校



华夏出版社

深深的爱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林庚 译

江南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7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700册

ISBN 7-80053-512-6/I·142

定价：4.65元

敬告读者

这本书和你过去看过的书绝对不同，因为书中故事的发展全由你作决定。这就跟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一次冒险一样。书中发生的一切就发生在你身上。你得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结局也跟现实生活一样，不可能总是愉快的，那就全靠你自己了。

书中有很多险境，你有很多机会决定当你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办。你必须小心行事！

这本书将给你带来惊奇的故事、冒险的欲望以及破案的乐趣，可谓天下奇书。

●怎样读这本书

左边每一页的左上角都有一个号码。你用手指翻动一下书边，会很容易找到这些号码的。

你从有1字的那页开始阅读，当你读到下一页的末尾时，它会告诉你接着应该读哪一页。当你一直往下读，书中会有多次需要你自已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读到那页结束时，便会见到要你作出的不同选择是什么。你要选出你打算如何行动，然后按照你所选择的那个决定后面括弧中的页码翻到那一页去。

例如：我或者是忘掉那雕像，回到酒店去，（7）或者是走到小巷里看看。（5）

如果你决定回酒店去，便翻到第7页。如果你决定到小巷去查探一下，便翻到第5页。

要冒险成功，你必须做两件事。你必须制止一件危险的买卖军火行动，你也必须找出《创世纪》中一个难解之谜的真相。书中共有四个结局，如果你第一次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

爱，只有一次，
绝不会再次降临，
那短短的一瞬间，
像灵鼠一般倏忽隐形。

人生短暂，
宇宙永恒，
生活中需要的是：
坚强、勇敢和真诚。

当那幸福的时刻来到，
决不要轻易放行，
一旦失之交臂，
将会铸成千古遗恨。

当命运之神来到身边，
轻轻叩动你的心灵，
切莫畏缩，亲爱的朋友，
必要时应当作出一切牺牲。

一切终将逝去，
唯有爱情永存，
当你获得真正的爱时，

请切切记住：
爱，只有一次，
在一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

丹·斯蒂尔

内 容 提 要

女作家达夫妮·菲尔兹的丈夫和女儿在一次意外的火灾中丧生，她自己也烧成重伤。住院期间大剂量使用抗生素的结果，使她的儿子安德鲁一生下来就成了聋哑孩子，这使达夫妮倍觉痛苦。对亡夫的追念和对爱子的怜惜使达夫妮决意从此孤灯独守，倾尽全力把身有残疾的儿子培养成自立于社会的人。她在生活的道路上孤军搏击，踽踽前行。外表粗犷、内心善良的伐木工人约翰·福勒，金发碧眼、朝三暮四的好莱坞明星贾斯廷·韦克菲尔德曾先后激起达夫妮胸中熄灭已久的爱情火花，但都好景不长，前者在一次事故中死去，后者很快就另求新欢。在与儿子相依为命、在事业上苦苦求索的人生征途中，达夫妮与精明能干、善解人意的残疾儿童学校校长马修·戴恩邂逅，历经感情与理智的冲突，终于结成伉俪。达夫妮再次寻得了据说是终生只有一次的真正的爱。

本书作者丹尼尔·斯蒂尔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素有“西方琼瑶”之称，著有长篇小说多部，均为畅销书。《深深的爱》是她的诸多佳作之一。作者叙事平稳，描写细腻、以情动人的写作风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目 录

●神秘的古埃及墓

你的这次冒险发生在今天的埃及，引起这件神秘事件的却是一件可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古物。贩卖非法武器的头子和在《创世纪》中发现的一个谜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冒很多险才能揭露这件事的真象，否则会自身难保。

●征服号太空船

这事发生在2066年。那时你是一艘正准备发射的太空船上的技师，此刻正忙于作太空船的最后检查。

一天夜里突然得知地球上爆发了核战争，船上的人决定立刻发射升空。但船上会驾驶太空船的只有一个会说话的电脑，名叫黑斯廷斯。从此，你要冒很多险才能征服太空，平安返回家园。

●恐怖的金盒子

在佛罗里达州埃弗格莱兹的沼地深处，有一块蛮荒之地叫鲨沼。相传这里藏有一艘印第安人的大帆船，船上藏有海盗的财宝。现在，一个童年时的朋友写给你一张奇怪的字条，叫你去那里。你必须战胜许多恐怖、谋杀，才能保全自己，揭开秘密。

纽约。大雪纷飞的圣诞节前夜。宁静之中似乎听到雪花飘落的沙沙声，白色的飞雪中好像掺进了各种各样的色彩。伫立于高楼的窗口，远眺中央公园，纷纷扬扬的雪片装点出一个银妆玉砌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凝立不动，静谧无比。但在下面的条条大街上，却是纽约城所特有的喧闹声。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人们熙熙攘攘，淹没了行人的脚步声，车辆的轧轧声。在这圣诞狂喜之时即将来临的最后一刹那，空气中似乎凝聚着一种即将在礼品开拆声和欢笑声中爆发的紧张气氛。人们胳膊下夹着大包小包，急匆匆地往家赶。马路上圣歌飘荡；数不清的“圣诞老人”喝得醉醺醺的，面红耳赤，脚步踉跄，在这严寒酷冷之中欢度他们最后的夜晚；妇女们拉着孩子的小手，不停地叮嘱他们不要摔倒，接着是开怀地畅笑。所有的人都行色匆匆，兴致勃勃，一起庆祝这一年之中难得的一夜……“圣诞快乐！”看门人满心喜悦地挥舞着主人们给的圣诞节小费，热情地打着招呼。也许，一天，或一星期之后，这种种激奋将被置之脑后，礼品打开了，酒喝光了，钱也花完了。但今天是圣诞前夜，这一切才刚刚是序曲，高潮还远远没有完结。对孩子们来说，这一夜是多少个月翘首以待的美好时光；对成年人来说，这一夜是多少个星期紧张工作、多少次聚会之后的暂歇，他们采购物品，探亲访友，互赠礼物……带着如同飘然而下的白雪那样清新的希望，他们微笑着缅怀往昔，追忆那逝去已久

的童年和早就忘却的爱。这是一个充满怀念和憧憬的时刻，也是充满爱的时刻。

雪在不停地下，路上的行人车辆越来越少。天刺骨地冷，只有少数不惧严寒的人还在雪地里行走，冰雪在他们脚下发出簌簌的声响。白天化为稀泥般的融雪现在又冻得邦邦硬，再盖上一层六英寸厚的新雪，更是滑溜得出奇。在这样的路上行走，不时会有摔倒的危险。夜里十一点钟，大街上已差不多绝无人迹，偶尔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喇叭的鸣响，或是有人招呼出租车的叫声。纽约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宁静。

这时，从69街12号走出一群人，他们的说话声在这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宛如阵阵银铃。这些人刚才才是出席一次聚会，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还在不停地笑啊唱啊。可不，晚会上有香槟，也有烫热了的朗姆酒和甜葡萄酒，包管灌饱喝足，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还有大碗大盘的苞米花。离开的时候：人人都得到一份小小的礼物：一瓶香水，一盒巧克力，或是一块漂亮的头巾，一本书。晚会的男主人原是《纽约时报》的一位书评家，他的妻子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们的客人都是一些令人倾慕的名士，有初露头角的作家，有久负盛名的钢琴演奏家。这些人不仅容貌出众，而且才华横溢，大家团团聚集在主人家的大客厅中，一个男佣、两个女佣频频为人们送上各色小吃和饮料。这是他们每年一次的圣诞节例行鸡尾酒会，而且像往常一样，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会结束。午夜之前就离席而去的只是来客中的少数几个人。他们当中有位小个子的金发妇人，头戴一顶硕大的貂皮帽子，身穿深色貂皮长外套，在凛冽的寒风中，她整个身躯都裹在这深棕色的裘皮之中，高高

的衣领之上只露出脸蛋的一小部分。她向离去的朋友们挥手告别，开始朝家的方向走去。她不想与他们同乘出租汽车回家。今天晚上她见到的人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她十分渴望一人独处。对于她来说，圣诞前夕一直是个难熬的夜晚；多少年来，每逢这一天她都闭门不出，但今年的这个夜晚，她却破例了。这一次她是真想见见朋友们，哪怕是见一会儿也好，而人们见到她也都感到既吃惊，又高兴。

“见到你真高兴，达夫妮。你又回到我们当中来了。在写书吗？”

“刚刚开始写一本”。达夫妮大大的蓝眼睛中露出几分温柔，脸上现出的优雅而甜甜的笑，似乎与她的年龄不尽相称。

“怎么，是不是下星期就能写完？”达夫妮的笔头快是出了名的，不过，去年一年却泡在了一部电影剧本上。

达夫妮又笑了起来，这一次笑得更为舒心。对朋友们的逗乐她已习以为常。她深知这是种种仰慕、好奇、敬重之情的流露。她是一个能引起人们同时产生这三种感情的女人。

达夫妮·菲尔兹不爱抛头露面，然而她的勤奋好学、抱负不凡、一往无前，在文学界是人所共知的。即使她来到人们中间，她看上去总像是可望而不可及。然而，当她望着你的时候，你又分明感到她在拨动你的心弦。她似乎看透了一切，但同时又像是不愿被人看见。与十年前相比，她已判若两人。那时她刚二十三岁，十分喜爱社交，总是风趣盎然、泼辣大胆，无所畏惧，喜笑颜开。现在她已变得沉默多了，往日的欢笑只在她眸子的忽闪之中偶尔重现，这种欢笑的回声已经深深地埋藏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

“达夫妮！”在麦迪逊大街的拐角处，她听到背后有踏在积雪上的沉闷脚步声，很快转过身来。

“是杰克，什么事？”杰克·霍金斯是她目下出版商——哈珀与琼斯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在朔风中他的脸冻得红红的，熠熠生光的蓝眼睛充满了晶莹的泪水。

“要不要我们用车送你一下？”

她微笑着摇了摇头。这使杰克又一次感到裹在那貂皮大外套中的她是多么的娇小，她那戴着黑色羊皮手套的小手紧紧地拢着大衣领子。

“谢谢，不用了。我想走走。我家就在这条街上，不远。”

“现在已经很晚了。”就像往常一样，杰克一见到她，总觉得极想把她搂在怀中。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曾真的这样做过。但他总是渴望着这样做。其他许多男人也不例外。她虽已三十三岁，但看上去只有二十五，有时甚至是十二岁的样子，那样的柔弱、稚嫩、娇媚……更为动人心弦的是她那眼中显露出来的孤寂，一种令人肝肠欲碎的孤寂。虽然她笑容可掬，眼中时而射出温煦的热浪，但却掩盖不住她眼底深处的寂寥。她是一个孤身女人，而她本不应如此。如果生活稍示公正，她就不会如此，然而她现在却是形单影只，伶仃一人。

“现在已是子夜时分了，达芙^①……”在他同其余几个人一起掉头向西之前，显得有点犹豫不决。

“杰克，不要忘了，今天是圣诞前夕，而且酷冷异常。”她嘻嘻地笑着，丝丝幽默在眼中跳荡。“我想今晚不会遭到强奸

① 达夫妮的昵称。

的。”

他也笑了。“当然不会。不过，这冰天雪地也许会使你滑倒的。”

“哈哈，你怕摔断了我的胳膊，几个月不能再写书了，是不是？别担心，四月份我才交稿呢。”

“得了，来吧。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可以再喝一杯。”

达夫妮踮起脚尖，亲了亲杰克的面颊，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头：“你放心走吧，我不会出事的，谢谢你。”她挥手向他道别，转身沿着大街快步走去。她把脸埋在大衣领子里，毫不左顾右盼，既不看路旁商店的橱窗，也不看偶尔擦肩而过的行人，笔直地向前走去。风吹打在脸上，使她感到十分舒服。在迈步向家走过的途中，她感到心境比刚刚过去的整个晚上好多了。那是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夜晚，就像往日多少次聚会一样，虽然大家都十分高兴，虽然她也不乏熟人好友，但总是一件累人的事。然而，今天晚上她是自愿参加的。今年，她不愿独自呆在家里，不愿再徘徊于往事的回忆之中……不愿……她再也忍受不了……即使是现在，当风雪吹打在脸上，使她感到隐隐作痛的时刻，那同样的桩桩往事又回到了她的脑际。她加快步伐，好像要把这一切甩在身后，好像她曾经做到过这一点似的。

几乎是下意识地跑到了马路的拐弯处，她向左右扫了一眼，没有来往的车辆，又似乎觉得横穿马路的信号灯是绿色的……好像她走得快一点，越过这条街，就能把那种种记忆丢在身后似的。但事实上，她无时不在背着这往事的重负……在圣诞节前夜更是如此。

快步穿过麦迪逊大街，她差一点滑倒，双臂荡开才恢复

了身子的平衡。到了转弯处，她很快向右拐，以便再穿过一条街。但这一次她却来不及看车。一辆坐满了人的红色旅行车在其前进方向为绿灯的最后一瞬间呼啸而来，而达夫妮过街方向是红灯。只听得司机旁边座位上的女人一声尖叫，接着是砰的一声，又从车里传出一声尖叫，然后是车子从冰上滑过、刺耳的刹车声。最后，车子终于停了下来。时间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一切陷于沉寂。接着，几个车门同时打开，冲下好几个人来。没有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任何人叫喊。司机大步向达夫妮跑去，停下来，瞪大眼睛望着。达夫妮脸朝下躺在那里，就像一个被扔在雪地里的小布娃娃。

“噢，天哪……天哪……”司机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不一会儿，他猛地转向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女人，露出一副又是恐惧又是愤怒的样子，就好像应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要对这件事负责似的：“喂！快叫警察！”然后，他在达夫妮身边跪了下来，既不敢碰她，也不敢动她，更使他惶恐的是，恐怕达夫妮已经死了。

“她还……活着吗？”另一个男人也在司机旁边的雪地上跪了下来，嘴里还在喷着浓烈的酒气。

“不知道。”

达夫妮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呻吟声，口、鼻周围也不见一点由呼吸形成的白气、霜花，就好像生命在她身上已不存在了一样。突然间，司机呜呜地哭了起来：“是我要了她的命，哈里……是我害了她……”他向自己的同伴伸过手去，两个男人搂抱着，跪在那里，沉浸在一片绝望之中。这时，又过来两辆出租车和一辆空巴士车，司机们停车后都跑了过来。

“怎么回事？”

刹那间，人们噪动起来，七嘴八舌地说着……她跑到了汽

车的前面……根本没有抬头看一眼……我们没看见她……有冰……刹不住车……

“这些鬼警察都钻到哪里去了？需要他们时却找不着！”旅行汽车司机嘴里嘟嘟囔囔地咒骂着，飞雪在他周围越积越多……他想着一个小时之前他们唱的圣歌，但他此刻怎么也不能理解：“寂静的夜呵，神圣的夜……”现在，躺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生死不明，但他妈的警察却一个都看不见。

“夫人……夫人？您听到我说话吗？”巴士车司机跪在达夫妮身旁，他把自己的脸贴近她的脸，凭感觉看看她还有没有呼吸。

“她还活着！”巴士车司机突然抬起头来望着大伙说。“有毯子没有？”但没有一个人回答。接着，他几乎有些生气地对旅行汽车司机说：“把你的外套给我。”旅行汽车司机吓呆了似的，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嗨！伙计，这位太太快要死了，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旅行汽车司机这才明白过来，脱下了外套。另外两个男人也脱下了外衣。于是，他们把几件衣服都盖到了达夫妮身上。

“不要动她。”巴士车的黑人老司机似是十分内行地用几件外套把达夫妮包了起来，双手轻轻地捧起她的脸，以免这冰雪冻坏了她。过了一会，路上出现了一闪一闪的红灯，那是一辆市里的巡回救护车。今天晚上他们一直忙个不停，哪一年的圣诞前夜都是如此。紧跟在救护车后面来的是一辆警车，凄厉的警报器声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救护车一停，车上的看护们立刻朝达夫妮跑去。警察看到这个场面，却不紧不慢地走过来。旅行汽车司机慌忙跑到警察跟前，虽然他现在稍微镇静了一些，但因他的外套还放在

马路上，直冻得簌簌发抖。看护们小心翼翼地把达夫妮挪到担架上，巴士车司机一直在一旁看着。他发现达夫妮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完全失去了疼痛的知觉。他还看到，达夫妮的脸上有好几处皮都撕裂了，有几个大口子，但是，刚才她脸朝下躺在雪地里时，却一滴血都没流。

警察笔录了旅行汽车司机的叙说，告诉他必须先接受一项试验，看看有没有喝醉，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放他走。于是，周围的人又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司机没有喝醉，今天晚上他比谁都喝得少；又说达夫妮头都没抬就冲到了汽车的前面，而且闯了红灯。

“对不起，这是例行公事。”警察没有对司机表示任何特别的同情。他瞟了一眼达夫妮的脸，也根本未动声色。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女人，又一个受害者，又一次车祸罢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遇到比这更糟的情况：拦路抢劫、打架斗殴、杀人、强奸，等等。“她还活着吗？”

“嗯。”救护车司机微微点了一下头。“就算还活着吧。不过，如果动作不快一点，她就会死的。”他们刚给达夫妮戴上氧气面具，解开她的貂皮外套，检查她的心跳情况。

“你们准备把她拉到哪里去？”警察一边问一边草草地写着报告：“女性，白种人，年龄不详……大约三十五六岁。”

“我们把她送到莱诺克斯希尔去，这是最近的一家医院，再远我看她挺不过去了。”救护车司机转过头来说。车上的人随后关上了车门。

“她是不是身分不明？”如果那样的话就又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今天晚上他们已把两个不明身分的被杀者送到太平间里去了。

“不，她带着个小包。”

“那好，我跟你们去。我可以在医院里把有关内容添上。”

救护车司机点点头，回到车里，朝莱诺克斯希尔医院驶去。警官回过头来，旅行汽车司机正抖抖索索地穿上外套：“是不是要把我抓起来？”看上去他已吓得魂不附体了。他一想起达夫妮脸朝下躺在马路上的样子，就知道他的圣诞节早已化作一场恶梦了。

“这要看你有没有喝醉。我们可在医院里给你做清醒试验。这样吧，让你的朋友代你开车，跟我们上医院去。”

司机默默地上了自己的车，朝他的一个同伴点头示意，那人很麻利地坐到了驾驶盘的后面。当他们的车跟着两辆鸣着警报器的车子驶往莱诺克斯希尔医院时，车上没有谈话声，也没有欢笑声，只有一片沉默。

二

急救室中一派紧张工作的气氛。一组组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医护人员来来往往，酷似一队队芭蕾舞演员，动作准确、整齐。救护车的看护们推着达夫妮一进门，立刻就有三个护士和一名住院医师把她接了过去。与此同时，另一名医师和一名实习医生也被请来。他们把达夫妮的貂皮外套搭在一把椅子上，迅速剪开她的制服。这套天蓝色的天鹅绒制服是她今年冬初在贝弗利希尔的乔治服装店刚买的，但现在被剪成碎片，散落在急救室中她周围的地板上，已经一文不值了。

“骨盆断裂……臂部骨折……双腿外伤……”她的一条大